

编者按：2007年12月31日晚8时20分，广州中医药大学仅存的4位终身教授之一、广州中医药大学目前年龄最大的一位老中医——岭南温病泰斗刘仕昌教授在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ICU病房里因多脏器衰竭安详地离开了人世，终年93岁。刘老一生治学不倦，倡导“岭南温病学”，坚守临床，甘于平淡，以传承中医、济世救人为己任，为中医教育事业奋斗一生，体现了他对中医事业的献身精神。为人为师为医，刘老都是杏林楷模，他的离去是岭南中医界一大损失！重温刘老留下的一段段感动杏林的温暖回忆，耐人深思。特以此文缅怀刘仕昌教授的崇高风范，表达对刘老的崇敬和爱戴。

## 大家风范 大医精诚

方宁，翁淑贤，练情情，张秋霞

刘仕昌教授出生于中医世家，自幼习医，其医德高尚、医技精湛，独创岭南温病学派，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威望。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，非典期间刘老仍以89岁高龄战斗在第一线，毫不犹豫地进入隔离病区会诊，为非典患者望闻问切、把脉观病，被称为“最老的抗非英雄”。他一生高风亮节，淡泊名利，救人无数，桃李满天下。

### 1 生平简介

刘仕昌教授1914年9月出生于广东省惠州市的一个中医世家，1938年7月毕业于广东中医药专门学校后，返惠州开诊。1957年初于广东省中医进修学校深造后留校任教，广州中医学院成立后安排在内儿科、温病教研室任教。1978年评为副教授，曾任温病教研室主任；1985年评为教授，1986年评为博士研究生导师；1990年获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发荣誉证书；1992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；1993年获广东省政府颁发名中医证书；1994年获国家人事部、卫生部、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发“全国继承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”荣誉证书；1997年被授予“广州中医药大学终身教授”称号。历任广东省学位委员会委员、新增学科专业点评议专家、中国中医药学会传染病分会顾问、广东省热病专业委员会顾问等。

刘老师承家传，学医行医多年，主编《温病选读》、参编《中医大辞典》、发表“温病昏谵证治”、“叶天士学术思想及其对后世医学的影响”等论文论著多篇。主持岭南温病暑湿证治规律的临床与实验研究，“大胆改革，回归临床，首创温病学科教、医、研三位一体新体制”1993年获广东省高教局优秀教学成果二等奖（集体）；“岭南温病理论与临床系列研究”1998年获广东省中医药科技进步一等奖（集体）；“岭南温病理论与临床应用研究”1999年获广东省科委科技进步二等奖（集体）。鉴于其对中医事业的贡献，1997年被广州中医药大学授予终身教授，为国家人事部、卫生部、中医药管理局首批全国500名老中医带徒专家之一，是首批中医硕士、博士生导师之一；1995年列入国家亟待抢救的100位师带徒名老中医，被誉为岭南温病泰斗。

### 2 继承传统，发展创新

刘老从医从教70余年，也曾经历了中医事业屡遭摧残、歧视、排斥的逆境，但他一直坚守临床，主攻温病学，是岭南温病创始人之一，对温病学说有很深的造诣。岭南地处亚热带，气温偏高，对于外感热病的治疗，许多中医工作者常视辛温之品为禁药。实际上，运用温病方药所具有的、独特的宣通作用与辛凉寒凉药物配伍为用，采取寒温合用、清化并举对岭南外感热病的治疗有特殊的疗效。刘老在临床实践中进一步完善了温病辨证理论体系，强调湿热是岭南温病的主因，而其病理转变、症候表现、治疗特点也以湿热二字为中心。这些观点对岭南温病学说的形成做出了卓越的贡献。

在温病的治疗中选方用药处处体现轻清灵巧，是刘老治疗温病的一大特点，平常开药多不超10味，而且多为平淡轻清之品，用于温病热证多能使湿热胶结之邪逐渐透解分消。轻药亦能治大病，如果不是基本功过硬、经验丰富、自信心强者是很难做到的。刘老常常对后辈说：善医者，在于用药恰到好处。辨证不准，心中无数者用药势必杂乱无章；辨证准确则能对证下药，往往事半功倍。曾有一名体弱多病的两岁小孩因肺炎发热体温未及39℃即出现惊厥、抽搐，在服用了西医抗菌、镇静及中药紫雪丹等药后仍不见效，刘老会诊后，以连翘、菊花、钩藤、僵蚕、蝉蜕、甘草等普通的10味药，服用3剂便退了热，止了抽搐。又在此方基础上加减调治2周，患儿痊愈了。

刘老在长期防治温病的实践中，根据“因时、因地、因人制宜”的中医学特点，结合岭南独特的气候、地理环境以及人的体质类型，认为岭南温病四时各有特点，用药特点亦有所不同。如冬春风热病邪致病较多，温病初起多取银翘散、桑菊饮等疏风泄热之剂，暑天则多用新加香薷饮加减，香薷、青蒿、扁豆

花、荷叶、苡仁等为常用解暑之品；秋冬气候干燥，则常用清代名医俞根初所拟的加减葳蕤汤滋阴解表。刘老还根据岭南气候特点及人们生活习惯，认为岭南温病多挟湿邪，湿温不仅长夏可见，而全年均有发生。治疗时湿邪不清则热势难解，必须注意分消湿热。另外，刘老十分注意服药方法，如邪较盛，体质尚佳者，多用1天2剂，上下午各服1剂；若体质较差者，或温邪不盛者日服1剂，分2次服，中间间隔3~4小时。这样可使体内维持药效，效果较佳。

2003年初SARS袭击初期，刘老接到有关部门通知参加这种“怪病”的会诊。在连看了多名非典病人后，刘老敏锐地判断为“风温积湿”症状，带领弟子运用“岭南温病学”理论，提出了中医药防治非典方案。实践证明，中医药在抗击非典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他所在的广州中医药大学附属一院就创造了医务人员零感染、非典病患零死亡的奇迹。

### 3 淡泊名利，医德高尚

身为德高望重的名老中医，刘老一向淡泊名利。1973年广东省评选“名老中医”，以刘老的资历和学术水平，毋庸置疑，当属其中。但当时他正在肇庆带教，学校工作人员一时疏忽漏报了，刘老知道事情原委后，从未与同事谈起。直到1993年广东省第二次评选“名老中医”时，学校才发现遗漏了刘老的名字，都佩服他顾全大局，不计较个人名誉得失的精神。20年来刘老泰然处之，常常说的只有三个字：“看淡些”。

作为全国著名的中医临床家，几十年来，即使有教学任务在身，刘老也抽出空余时间参加临床，把临床作为教学科研的基础。上世纪六、七十年代，当时的广州中医学院附属医院人员编制较少，加上文革的动乱，医院门诊医生吃紧，刘老从不计较份内份外，寒假暑假，或门诊或病房，或下乡带教，其实那时他已白发苍苍，是60多岁的人了。记得1966年冬~1967年春季，广州流脑流行，附院专门成立流脑病区，刘老和一些中青年医生组成的治疗小组，每天查房2~3次，有抢救时还要坚守到深夜，他从没请过假。治疗400余例，仅死亡2例，这是中西医通力合作的硕果，其中有刘老的一份辛劳，他参与拟定的流脑一号到四号方，已编进教材，成为教研室宝贵财富。刘老不单注重临床，也竭力主张温病学科要有临床基地，在他的呼吁和带动下，终使温病教研室在医院开设了病房，使教师不脱离临床，教学理论联系实际，收到很好的教学效果，在全国同行中影响很大。

刘老一生救人无数，但他恪守“施恩不图报”的座右铭。在诊病时，不媚官、不嫌贫，不论病者职位高低，年龄大小，只察病情，不问亲疏。由于他德高望重，每出专家门诊，求诊者众多，推迟下班已成家常便饭，但仍常有病人因挂不到号而要求加诊，刘老每每有求必应，来者不拒。有位朝鲜族的旅日商人，因患糖尿病，经多方医治无效，后经刘老精心治疗后病情稳定。这位商人多次拜访刘老，以钱物表示感激之情，刘老认为治好病本身就是对医生最好的回报，坚持不取分文。一位从江西来的长期发热的患者求治于刘老，住在广州市内旅馆，刘老便常常放弃休息时间出诊，甚至废寝忘食，却不取分文报酬。许多医疗单位仰慕刘老的名声和技术，重金聘请他当顾问、出席各类庆典活动，他总是婉言谢绝，把全部精力放在自己的岗位上。如此事例举不胜举。

刘老培养的硕士、博士研究生很多，自1986年起到现在培养硕士毕业生20多名、博士毕业生8名，其中两名毕业研究生成为大学校级领导及学科带头人，其余均成为医、教、研学术骨干。“要做学问，先学做人”，这是刘老对所有的学生传授的第一课。因为要做一个好医生，首先要有良好的医德。不但要有高超的技术，更要有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。作为医生，对所有患者要一视同仁，认真诊治，不求所报。在病房度过的最后两年里，刘老还在承担国家“十五”时期师带徒课题，精神好时就每天给两三个病人把脉开方，还用颤抖的手在病历本上签名，徒弟们在旁录影学习……。

“医乃仁术，遇贫贱不得傲慢，量力资助，以减愁怀，聆病者之呻吟，当如己饥己溺……”刘老将民国初年著名中医陈存仁250多字的医家训谕作为自律戒条。一直到80多岁，他每天仍循着宿舍—教研室—医院路线走，一条路走了几十年，走过花甲，走过古稀，春秋寒暑，风雨不改，一辈子无怨无悔。刘老一生极为低调，他说随遇而安就是他养生的最好秘诀。

刘老去世的消息一传开，令众多爱戴他、尊敬他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沉痛不已，校长徐志伟不无动容地说：“作为一名老师，他为人师表，默默耕耘；作为一名医生，他医术精湛，医德高尚；他将一生奉献给了伟大的中医药事业，不愧是我校名老中医的典范！”